

大題三萬選

滕文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

示桂齋詩 筆耕倫

陳代曰

一名 楊 娜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白過集

陳代曰不見諸侯以道之不可枉也大陳代引志爲趣未知尊尺
之無一定也尤奉知枉直之不重存也兩引旨闡以折之意深哉
春秋非柳下惠三點不去進其特論以直道枉道而兩豈非直則
不容於時固惡之然戰與當其時有勸之去者無勸之枉者則是
非之見而明也至戰國而風斯下矣孟子非不見諸侯也特不能
無欵而往亦不能勝心而從陳代久別門牆見其賢於吾此蓋以
東道過高而坐失王霸之實者人陷一人之計不足取信且引志
曰枉尺而直尋嗟先士君子年少氣盛多於自見極惡借徑以就
功名而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孰非此說間之屬乎或然而譬語以
惟直可為枉不可為而彼不服也則曷不借鑒於虞人昔者齊景
公因招之不至且快其依聲作威之歛至直之將殺而不亂彼直
好為擗觸故誠以招之以風而往焉謂之守官招之以枉往焉謂之
越職志士不忘在漢室勇士不忘失其元非忘記孔子之言也今
一見之則豈非其招不住者不待其招而轉可往乎且枉直猶有利
利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執徇利之見方謂晉屈可以常伸
焉之類例其詞曰枉辱尺而利亦可為其俾知奢心未必取據
折闕翻成失算而凡隙苟且之謀者其實噬然自笑也已然而僅
語以枉未必尺且未必辱而後猶不悟也則曷不借鑒於王良皆
者稱子使掌其兵長力指揮且達其前後反命之詞忽趣為戰工
良工而不畔彼豈好為輪轂哉誠以爲之死我絕譽不獲一而非
焉而之說過報捷于而非榮不丈其怨合大如破非志詎許之言
也今一見之則直仰者之所直者在儒者而反可從予且枉直猶
周凡也君子周而不凡小人比而不周充堂化之情漫謂忘身所
以濟物為之直躬其弊固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俾知屈節彼
聞胎博橫前有成功而凡作離本之論者其更嗒然若喪也子
所可許者孟子以五霸為三王罪人而公孫丑論當路行道抑王
霸並稱今陳代復以為誤其實至霸即直枉之分非小大之間戰
國之時士之惑溺於功利者可勝數哉

陳代曰 一名楊炳
有深感於時勢者不妨姑伸其說也大戰國時之談勢者多矣齊之師不如者不得而棄之而古今聖賢之所不如者參攷而議之非其不如也絕於勢者無可抗不姑借其說以相參追於時之無如何不禁故激其興以相抗聖真善權時勢子一觀其侈口而談空欲而人不取滅者平流露於商確之間而不能自己矣今夫師舉之大不可以一日或諱而時勢之為不可以一言或妄乃特至戰國阿好為計論者之多也疑兵往則有周齊陳所養則有公孫並隨將相御而皆無端之論流以淺測夫賢豪發為之亦恭勢者自為之也斯事見之不遠也況傳舍則有彭更謀好掛則有公都方與俗淳流既憑無謂之游張而各陳其聽見時為之亦勝時者自為之也斯蓋議之甚早也然則人之難已於言者大都為時勢所囿也乃深究而人有言也何居大抵斯人之於勢也隔摩之久知其有不容掩伏者而獨怪夫自高者之不知所變也故含章待伸欲以一言以盡其道斯人之於時也稚術之窮知其有不可固執者而猶惜乎宜拙者之未覩其通也故振襟而進穀以一言破其廷此陳代之言所由來也人當度勢之餘知其知之也既深其言之也必當若陳代之言果合於度勢者乎夫人世得失之故必經數十年之間思而始悟其錯縱代而善於度勢也變化於勢之中而無咎少滓抑矣蓋於勢之内而不得稍抑合一己之所顧惜者而深處之而復知斯勢之保還有不可无焉者故依依向後復對函大而大故成列人賞當時之優其辨之也既詳其言之也必合若陳代之言果合於度勢者乎夫古今學養之功已經數十年之講求而終嘆夫故哉代而善於審時也競效子時所向而同敝或乘即共逐乎時所趨而毋庸過激合乎昔之所保守者而深患之而復知斯時之可否有不可勝焉者故懶持闇然撫身世而不勝憤其計特自枉而已代亦善相時勢而非真如聖賢者也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有詞不虛一見者固卽王而先著莫大矣夫苟可一見孟子非不
缺火有為也代則謂今有不虛一見者能不卽大者先著其工故
且士君子生今之世每以見非所見為審者意在謂今非大有可
為之時耳不知見非教見儒生不必文王風而見非後見夫
下即以觀王道之行彼既見以細行自矜而謂一見必謹焉亦何
不撫今而先著其大也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蓋有大焉者在耳而
謂吾能忘情於今哉吾能忘情於今一見矣必以見為後見而欲
與縱橫捭闔者分論則見之而或以遺不見之而或以益而今不
設是體也但使少貶半減間有大異於一見中者即有大同於一
見之外而箕山頌水之風非今所望矣必以見為數見而欲與數
見雙德者同議則見亦馬能為往不見亦退能為「而今無客過
慮也但使微甘屈抑間大有歸於未見前者卽大有成於一見之
後而伊闢望載之過於今可見矣今一見之猶得謂非大有可為
之日哉而吾因取今之時度今之譽五百年運會有期至今而已
降其期所患者自耽其見不能相持一動斯而廢文武之治終達
日苟因時之大可為而於今而報奉野之耕卽於今而罷畠流之
約安見王澤就衰而周官不可以復作七百年名世挺王於今而
更處其異所患者自高其節不放棄易一出斯奉廟揚水之風其
統耳苟失勢之大可為而以一見作來用之更卽以一見懷而京
之成安見王避愧而禮樂不可以復興大則以王有廟其無
談治術吾人亦何嘗不視治術至於廟獻王廟而仁義必陳一見
儒釋不矜言事功吾儒審何必懷章事功至於贊襄王化而召宋
鄧秦一見而迄沛其音甘雨和風一見而並呈其雄烈輝之聲不
日而成此人所由難稱其大於今已覺時時而止所謂吾人誰不可
象無遠而屆此吾所由啟慕其大於今已為革然高望再合觀小
則以戴皆可於一見得之亦何不撫今而自為取計也

大督之一。見諸本，皆及今節，可火考。孟子雖亦反對於二見。

木稿 马建稿

大壯之王小則以觀 大壯集 周初用
精各有所从其賢固之其道也夫王肅固有所从而不以

此志曰桓尺而直率宜若可為也。錢選集，失名。

答而像我而寫之心則若以及今為可久耳。子君子也。勝長
吟詩走叩君門而不應耳。而子進者流猶且輒持金鑰一見
顏色以為快。況乎及鋒賞試時不可以再來。屈指惟要勢不預於
更舉。苟壯心之未已何莫是而不前也。天子拘小節而不見。諸侯
此推今之疾也。留亦思當今之時處今之勢。今直猶是閉戶自精
之日哉。武昔攀龍用我腹矣。不相道疇相識也。欲退際會於風雲
胡弗笠見龍而起。今豈尚有閑閒不納之拜哉。四顧想望平久
矣。自為臣執為逆也。試躍聲平於廄廊。昌黎歌鳴底而宋則見之
誠有兩不得已也。猶或者於於此。愚鶴為而未卜所化。烏是柄
柄則或識其始。即不然。至再至三。屢試焉而迄無所遇。使已僕漢
州亦惟其用。而今日正無庶此。如肯見之一而已矣。督安莊威
之年。後半銷沉於政廢。以太子學成致用。故早圖進取之階落落
者。何寡合以至於今。乃進之又入光陰之往。尋如斯而始恩扶策
進退。一作降心之氣。嘗嘗新境者。應太息於夢見之志矣。然往事
雖追猶渙沌。回於末路。漫滿而勤倍懶。何如革裝而覺。譬曉絕服
者。何寡合以至於今。乃進之又入光陰之往。尋如斯而始恩扶策
進退。一作降心之氣。嘗嘗新境者。應太息於夢見之志矣。然往事
雖追猶渙沌。回於末路。漫滿而勤倍懶。何如革裝而覺。譬曉絕服
矣。其尤者。亦否。蓋於相見之日淺也。然度嘗乍覩已懼悔獨於天
心觀望而作計。清孰若邂逅而逢知己。達鴻而一舉也。代顧為夫
子義。神先之。且夫見必擣引拔之。加木光船。革消之。益今則若成
特進以為此榮足。昔所住傾國先賢。脫馬一轡門而當仁已為之。
測席奉尊。子沐尊月。玄陵學疏之儀。未免猜牛山之動。今則布衣
衣辟而做王侯。泥糲所遇。朝人布散。祖馬一升堂而屬半當。假且
造些美傳。子不降姑未嘗見而冷說。見見之數以一而創。將歲九
遷而日三移。并可於一。見其機向無所見而今忽見。見之則以
一而解。昔患九州而事百難。要可即一見。視其職王霸之基。任自
為之。而何以不見焉。

王霸者之有其過也大也小也代乃心黜之而特為擬之曰且士一出而天下皆引重焉豈可以無本之學動王公而取卿相哉夫世有大用則大效歷小用則小效是淺深異致也追追殊施也而德之懷惑之莫有立決之當前者則其所挾持者素也不見諸稱小已而見詎獨無所以哉誠意正此身即不立王庭此性早皇學即為吾道上行誠必極之竟舜君民而龍淪始太官山府海儒生即不師其智此中直之熟名為舊生謀衽席故當此營振不超而貴託殊深孚于王也霸也均有所以也則試以一見之後而粗其大小之妙橫覽七國之間儀以舌而得君秦以掌而說關輶橫捭闔之技丘尺羞稱矣惟君子勤學壯行尚道德而不智懈嘗於一見視大道之與也大則以王也聞歷百年以宋鞅以刻而富國起以忍而強兵喜功好大已使當代名高矣至君子張氏輔世本學術以著事功帶於一見卜小試之期也小則以霸也功名有不必避之嫌而但審其得之何若設令東山之流言不憇而宋相公以小雄自介則辭端子以明震難為定洛邑之官禮堂阜之射怨未忘而仲父去以小管自疑則望新君而遠避誰為者附邑之勤耕耘名不世出河極生平快事武烈廟因崇王之至萬世功小利有弟居勤王乃圖霸之先解中禁會盟有不享志大志小非異人任軒求物色於風塵何必虛事雅之弗廢遺際有非常自主之權而但問其處之美若假令有等之微將無間戶終以子細弟細則門第功他不顯何以稱如覺於天內去奉之奉道無欺真必以丘羊有和則願甚之既不若何以稱智能於賢者遺際有非常自主之權而人分內耳大則匡主以德漸仁厚施為邦必統以百年小則佐君以才道政齊禮奏功不難於一毫為上為廟可拭目俟矣拯生靈於違規何至然吾道之終窮也自杜尺五年河有閑應言也而柳不見之本節都代為真矣

此陳代欲垂子之見諸侯也故引志而明其可為報若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士君子行其職之當今既見其功業之不與考之往古益信其權衡之非虛此其孰有彰明而致者乎使斤斤焉自守已見以示平裁之獨政也夫亦可以不必矣如一見而致王官也非今所稱道不義而放肆而行之者甚大填塞風氣之惟於無王誦下承首啓敢於無期流連止嘗承風傳會之罪雖失無謂則之樞化為未盡芝之光發為色振而飛然夢渺執念藉空踰行之私審來馬屬傳誰其山高牧民而並讀蓋王廟若斯之尊也此而曰立誓可追伊周之業說而即人管晏之功其惟任之無非予一人之私言也古也有志直達忘諸聞之大言及長小亡厚薄微之前志夫豈真有離誠焉遠足以動人世之考鏡要其槩短較太平已舉從末之事居前遺沾心胸寄達行役並可致一時之功否然患諸掌錄而孰得孰失足以資人引伸誰重誰輕且以供人省察大夫是以津津樂道自謂探術之獨工而矜為得計也矜利不休深褊拘墟之寡效而勤以轉機也可曰卑之無甚易論哉如狂夫直率之說是斯言也先民是程古訓唐氏是至若舉撫撫閭之豪號括侯門旅堂華屋思出其金玉錦繡而創為是言以贊鼓惑富貴者乎人豈若唯龍蛇蟻之輩聞館伍邱盈孚授下妄造其荒唐譏處而傍為尾語以炫耀流俗者乎豈取濟之正學而降心相從大其身贋行計貳節之無多而投足以人拒逐當等智計以威陽之富喪魄崩裂江水之上奉國以伐古今同不同未可知也猶不足為笑況今日者目避侏儒長談而承無忌說代衡鄙拔矢而識彈儒士各有上威惠有效矣他如鼓琴而文相叩吹笙而列王門知遇之隆人體構之際天時人事之久居而不肯苟為服就惟恐客域得以相來而改途之勢不能自止所云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乎夫人當急歎有用尚欲兼惟然計於其間謂功名可以立誠而不妨少自取損焉矧枉小而直大猶未為失其所守也夫子可以出而見諸侯矣

且志曰枉尺而直譽

博雅集

卷之三

王氏集

志士不忘在尊卑

卷之三

論於計較之私者抑古無有然也夫枉尺而直尋此何諧也而志乃有之而代且稱之平焉曰儒者之論必則古稱先請一切聖人之見皆起於後世苟且之談而古人不應有是也抑知或藉極博其教乃轉時見於他說博而採焉始知謂而熟於計者不必其今果異於古所云也有如客不見之小節而就霸王之大點自代言之固以為不易之至古而自天子禮之安知不以爲一人之體況幾然而代舊有所聞也將欲立一說以成功名之路則絕近隔厚之論不足遠也若本於先民而宜古宜今可以知立論之不苟將破壞一議以破迂腐之談則古昔拘謬之說不足稱也義尚于事端而就長棄短可以見古道之非近矣代非徒自言之而自滿之已且嘗問之先生曰枉尺而直尋至無威名羣辭從降故於曉解之不然本無可直其枉也豈惟君子所不屑抑亦古人所羞無已若執持原非其則所乘者不過咫尺之間而所就者竟成丈弱之勢孰得我失誰則謂前聖之議論好為迂闊子偪堅一己之據而阻天下之治却志而惟而知其先爲深惜矣豈無補救無多姑附請於列祖之已無所枉者大其直也豈惟君子所不忍謂即亦古人所不欲道也若果持之大有可焉則潔己之修凡之而已姑假時之我引之而愈長何去何從誰得謂古人之意既絕少通乎倫常於身世之間而教量於短長之際由志以愚躬即以忘前事之學古人不子欺也志其明於事儻者邪又使枉不害其代爲勸篤矣使直則俱直而許無尋尺之可言拒非古附異托而克無等之可比詎非古人之深憂乃為難已而審量於所伸之數始少答其所屈之微而持身之義亦底矣亦自知雖屢難堪不甘居降等之地弟猶謀之過猶庶可情本志之遺古人如可作也夫其見之何事哉斯是則枉不徒枉也以直而枉且直不減直也由枉而且而尺尋之辨又何其深切而著明也嗟乎觀此志者彼見諸侯之說不可苟而可爲矣

撰佳作以自解破為不見諸傳說也夫志士必為不見諸傳說而
代取後以自解也故進述之曰今講述非常之業而不本昔人所
已言拘矣蓋故是非常之業而不本昔人所共言者矣夫前之人
立說著書固恐深故或規餘切後之人斷章取義者過斯考證
猶殺三代而下士重功名矣吾不知今不異於古所謂聊以所聞
皆古微之也大王小霸以見諸侯故代豈別有所思而姑為是言
誠代直境無所見而漫為是言哉而吾特慮夫子疑其說也謂或
大許不顧小廉何以言義言仁策屢陳而遭逢命蹇如升沉原有一
定必欲降心以圖富貴則其論已卑而吾并知夫子謂其虛也謂
貢大才不拘小節何以勝免稱舜者數上而嘗謫偏執知猶苟本
無常情欲博金以市寵榮則其雖亦悖不如此非獨代乞有退言
此則且旁通揖讓則且博採道文則且別參一格而更以相期則
且更進一詳而後以為譽不觀志之言乎蓋惟能勤於進退存亡
之際凡事機所值豈真以險詐相寄而忘既則言亦愈詳許斯委
婉以懷不啻舉五百言遂會所歸為哲人特生其詩其亦惟深熟
乎經權常變之人如時勢所來未容以尚率自誣故志難寫而言
不妨下斯沉吟以道不需舉憶為姓想起作補為吾儒激示其捷
斯由斯志也園工者可以興夫讀詩而想壯辭追歌方召諸書而
思使然境迹草堂古名臣搆亂於皇臺以堅貞立守執知往哲
之有懷未吐者忠已隱隱代陳也絕直音之深衷而為是言也志
蓋知風氣所趨聖賢亦早因於覽舊登車之始創一語以自
妙其朴横而志本方而能圓吉似倘而實正時裁不可失志言誠
不我欺耳勤業而堪成也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竊厭服志言而識
銘譜文雅斯志也園翁者可以登夫湖桓丈之盛事史亦頌張連
管晏之奇譯傳塔稽方古良佐奮膺壯懷朝嘗以祀避鳴高既知
音贊之含意故伸者志入明照相湧也揆澄清之素願以為是言
也不忘謂推衡既審出處不以自疑特於末名委贊之先設一達
以自明其趣向而志非虛而實故言亦曲而猶直財乎不再求志
言殊深人想耳治平如再親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庶幾奉志言
而彝鼎尊之枉尺直亭亦何擇而不為乎

夫志士之所在無利可獲者而已。蓋人於乎世間猶有情可盡
眷而利心遂失在清堅者而尚何求乎此之謂決也。且萬物何能
奪我而獨其捷首我自抱於人世間不啻落寞而至於此極而萬
物遂有時焉抑遂有惟耳故天下有志士焉其於救世之心甚濃
其於謀考之心思淡其於宅心之地善匪其於直牙之地甚昔天
下由此而遂有清堅者天下耳目所不敢及手足所不敢伸心思
所不敢造詣清堅也一志士出而耳目手足心思之所指而存
而者若流然有清家春秋於其閒而志士蓬然然在此而不忘也
故欲觀清堅者有無觀志士之有無而已欲觀志士之有無觀清
堅之有無而已眾人過清堅而變清堅過眾人而亦變有志士而
使天下之清堅有清也眾人夫清堅而易觀志士得清堅而不變
有清堅而後天下之志士有刀也何也不首服且死易決耳已肯
服且死易決耳所難督督且死未來而將未將來於是
必當督必當督必當死之身亦捐自宜服而有所見焉而是心也
怯之行事也在解衣就之辭氣也在袖藏首之誠為志士何如人
哉嗚呼忘之矣如時將有清堅督任其責威任其職死壯其死一
陳之僚伴都絕而督厥門無敢言不加督首不如曠生不如
死百族之後榮無復而苟且之途可以入視清堅為至天日月照
上山河奠下四顧為復此安貞之所而蕩蕩者在此何其孤視清
堅之僚伴肩涌日佞舌盈口百得而休此清白之面而孰兢者
在此何其孤視清堅為至尊天極墜際君就對起鄙重而界此全
歸之地而歸耕者在此何其嚴視清堅為至親朋友不復是禁不
從長往而應此猶解之解而猶然者任此何其爲至此滿清堅其
有情志士真有力量當使自抱而有異於世則先忘志大安有清
堅者是故清堅者達仕之修序也不忘清堅者失志之蕭條也有
清堅而天下無利矣

不當往而不他聖人之所取也。夫景公招虞人，固欲虞人之往也。

約選集 閱名

味古集 黃子道

莊子彙集 蔣炳

乃不往焉。虞人固知非矣，夫子能不取之乎？且人苟不明於一己之是非，則大義本末的衝論者孰得安加宏獎？試乃有知其識所當

守，莫分所宜，然而絕不處於勢所偶遇。斯氣節於以招退，退於以避，即聖人非其之深心，亦於是見焉矣。如虞人之不往，孔子嘗

之如是，是豈無所取而然哉？是果可所取而然哉？未更動逃分

之禁而我聖未明，不免見識於有識而虞人何卒然也。夙昔豫期

之期，即當令出貨物，亦不以勉強從推者，猶遠夫常識。是亦正

名定分之本懷也。常流僅莫從君之令，如保持不寄，不免致謂於

虞人而虞人何擇然也？平居猶矜守之常，即今輕聽為辭，亦不以

曲舉從事者少取其生平，是亦他即猶行之微意也。非其招而不

往，此虞人所以不失焉。虞人亦即孔子所以深取夫虞人者也。而

吾其申其取之之實，而推其取之之虛，蓋人當聞恩世遠之後，知

節操之多敗，而不復一個見端征者。以少至大，轉瞬則持論之餘

懷，觀世殊難自勝。而人當周流天下之餘閒，即之多辱，而猶得

一時情狀者，以稍遠于名聲，則裏幕之隱，各相期許，覺甚深大

異，而往非所往，得可以揚士風之降也。急功名者，耀顯恐懼，希寵

榮者，急進而而待虞人以正之庶幾各備其分耳。招所宜招而從

人以歸之庶幾各知其所以往，當使雖當歸而不嫌其確往不

當，廢追法而不病其還一人。察其非，即人人求其是，倫類而皆

無也。豈不獎勵無窮也？豈虞人且無子何以不招而往者，請子乎？

手敬心寧，得推特勞。

議論開蒙筆力堅透微二精所欲言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味古集 黃子道

莊子彙集 蔣炳

士無可往之招，更誰為不待招者解矣。夫士本無其招也。但虞人

且謂其招不往，以是例之，士猶可不招而往乎？且士有席珍以待

聘也，強學以待問也，力行以待取也，未聞有士而待招者也。蓋士

本無招，故可其及用無待招之心。士如可招，將務為奔競而至有

不待招之事。降不得招之心，而待招則士下絕又降得招之心，而

不待招，則不獨往士下矣。不概虞人之非其招不住乎？今夫虞人

固有虞人之招也，非其招不住。虞人之分也。得其招則待亦虞人

之分也。虞人之不往者，有分其往者亦有分未有無因而往者也。

士無其招，士惟不往，則何待其招而往之？有蓋士之立品也。蓋使

第以虞人之守職者，衛士而士之心不快也。謂其視士者，雖也。士

之立志也。大弟以虞人之氣節者，財士而士之重未據也。謂其視

士者小也。然則天下惟有不得而招之士，而士之品始重。天下惟

有招而不往之士，而士之志始大。苟天下猶有可得而招之士，則

士之品亦不異於虞人之職。天下惟有招而即往之士，則士之志

且不遠夫虞人之節。此即輕視大士，小視大士，士將無辭以自解

乎？如況更有甚於此者，沽水衛門胡為而不可樂也？如曰：君不

謂我招之不來，第欲其往而不招也。至是而士之品則不言矣。而

猶如此虞人之守職何哉？此歌詠誦詞而不可安也。如曰：相不

如而庸布此職典乎？首而其介今為其直，則所為衛王以求售者無

以失足之堪虞，亦既知之而仍為之。當充極其贍闊之無底，蓋利

之心一萌，所拯有不止尺者矣。所宜有罪必尋者矣。且有不能江

如為利，何以言直？既知為利，何以庸枉尺者？然是皆以利

以失足之堪虞，亦既知之而仍為之。當充極其贍闊之無底，蓋利

之心一萌，所拯有不止尺者矣。所宜有罪必尋者矣。且有不能江

如為利，何

且夫枉尺
事可為矣

文林管見
陳鳴波

且夫枉尺
而利

博雅集
卷一
申

且夫枉尺
直尺而利

己未江西
許是桂

大賢斥吉利之說而決其不可為焉人枉尺直辱何異于枉辱直尺者亦可以利害參互于尺也非語之也天下之最足謀者其惟利乎士君子以身入世凡出處進退諸大端審人可不可而已如曰利可言也亦可為也則必舉大利之萬不可言與萬不可為者皆不顧大義而出之可以無斬也而後子之仇乃伸於天子子姁不見諸侯而吾引虞人之事蓋以虞人之不往虞人之不社也虞人之不枉虞人之有所不可也虞人尚然何況君子而子稱曰枉尺而直辱哉且天君子之處已也高淡然利休之先斷不以基是朝奉自矜大務故謀利計功之期一參以道誠而立論皆稱君子之持身也正超然富貴之外斷不以欺相傳闡相勸於中故壯行幼學之流一正猶德行而進孝不苟其言也其為已本于善則深可也唯節不可此道不可汚古之人千細弗御萬難弗挑審天可不可問者我知其良有以也而如子言則是辱身也不難技其術以自甘計有直不計有枉計有辱不計有尺數既長者不免剖無指之說以開之而且狀本上書無不計有尺數既長者不免剖無指之說以開之而且狀本上書無姑逞其才以爭勝古直不言枉可也言者不吉也於律得者反故後半部之論以成之則何異枉辱直尺矣必謂枉則雖限不民而枉有不得中止之形直則雖得子辱而直有不妨降格之勢此猶所謂所言之流弊耳然而不圖流弊也天下枉尺直辱之人即天下枉辱直尺之人也从不以直枉分自不以辱人斷而何嘗外情子試與婢奴類果可深有體之面目而為之不恤則半生之不計有尺數既長者不免剖無指之說以開之而且狀本上書無此猶所謂所言之流弊耳然而不圖流弊也天下枉尺直辱之人即天下枉辱直尺之人也从不以直枉分自不以辱人斷而何嘗外情天下枉辱直尺之人也从不以直枉分自不以辱人斷而何嘗外情子試與婢奴類果可深有體之面目而為之不恤則半生之不計有尺數既長者不免剖無指之說以開之而且狀本上書無

申枉直之說為計利者極言之也夫以利害則枉尺直辱者計在朴枉辱直尺者計非不在利也孟子中其孰若以吾儀之介然自持而端然不苟者義利之辨明也復陳子義所在而但計利所生則莫日所得之數雖浮於今日所失之數而既有此所失之數者日虧于所得之數是即所得者不償所失之多正無容較量於其理而從欲則就其所計較者尚有未滿之量而服古所至何妨極闊而正其誼不謀其利也非其招不住守其直而不取枉也不待招而往枉者大而直者小矣是可以明枉尺直辱之說矣犯令介不撓之志而自命忍弱不自信報我者大快吾心此心已不堪謂一說以相得也如若有枉尺直辱之論斯言也意在直予意在直而橫摩既違遂以細行為不足終以達其東便營私之計扶主而承恩之私而能伸光期其龍屈沒無我者未嘗吾賴此願又何日能賞而計取偏明反以高師為大自苦而甘此辱身降志之行且天枉尺而直辱者以利言也而吾固之有惑矣請書原期用世嚴阿矜者亦自得其利衛孺義為宜於直不宜於枉則終身在直之中抑不容一時入枉之中而苟德此落寞而不自聊者稍學道時之後得寸則寸不無收益於當前而方寸之營求猶未幾矣即後此之直未可如而先伏而枉之也則利之奪其守也功名立曰無心出處分明背蔑人耳顧昔乎高而知有枉不知有直則一時在枉之中必至於終身出直之中而苟憤此坎而不能忘者情成者破之懷子取子求不顧無下之愈況則中藏之貪鄙為尤深諳之又何異于枉尺直辱而利矣以謂人而可枉既已枉辱何惜於辱而可直持之直辱何奈於辱此猶即所言以較量耳然而不待教童也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即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則此言利之心期同此為利之壞而何難側觀子子試與婢奴類果可微避當之委婉為之而不競則初心之揆算特無間亦如枉辱直尺之不可為不愈見枉尺直辱之不可為哉子亦審于可不可而已

初美學所志至言之過切深含悲物
且夫枉尺
事可為矣
申枉直之說為計利者極言之也夫以利害則枉尺直辱者計在朴枉辱直尺者計非不在利也孟子中其孰若以吾儀之介然自持而端然不苟者義利之辨明也復陳子義所在而但计利所生則莫日所得之数虽浮於今日所失之数而既有此所失之数者日亏于所得之数是即所得者不偿所失之多正无容较量於其理而从欲则就其所计较者尚有未满之量而服古所至何妨極闊而正其誼不谋其利也非其招不住守其直而不取枉也不待招而往枉者大而直者小矣是可以明枉尺直辱之说矣犯令介不撓之志而自命忍弱不自信报我者大快吾心此心已不堪谓一说以相得也如若有枉尺直辱之论斯言也意在直予意在直而横摩既违遂以细行为不足终以达其东便营私之计扶主而承恩之私而能伸光期其龙屈没无我者未嘗吾赖此愿又何日能赏而计较偏明反以高师为大自苦而甘此辱身降志之行且天枉尺而直辱者以利言也而吾固之有惑矣请书原期用世严阿矜者亦自得其利卫孺义为宜于直不宜于枉则终身在直之中抑不容一時入枉之中而苟德此落寞而不自聊者稍学道时之后得寸则寸不无收益于当前而方寸之营求犹未几矣即后此之直未可如而先伏而枉之也则利之夺其守也功名立曰无心出处分明背蔑人耳顾昔乎高而知有枉不知有直则一时在枉之中必至于终身出直之中而苟憤此坎而不能忘者情成者破之怀子取子求不顧无下之愈况则中藏之贪鄙为尤深諳之又何异于枉尺直辱而利矣以谓人而可枉既已枉辱何惜于辱而可直持之直辱何奈于辱此犹即所言以较量耳然而不待教童也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即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则此言利之心期同此为利之坏而何难侧观子子试与婢奴类果可微避当之委婉为之而不競则初心之揆算特无间亦如枉辱直尺之不可为不愈见枉尺直辱之不可为哉子亦审于可不可而已

且夫枉尺
而利

申枉直之說為計利者極言之也夫以利害則枉尺直辱者計在朴枉辱直尺者計非不在利也孟子中其孰若以吾儀之介然自持而端然不苟者義利之辨明也復陳子義所在而但计利所生則莫日所得之数虽浮於今日所失之数而既有此所失之数者日亏于所得之数是即所得者不偿所失之多正无容较量於其理而从欲则就其所计较者尚有未满之量而服古所至何妨極闊而正其誼不谋其利也非其招不住守其直而不取枉也不待招而往枉者大而直者小矣是可以明枉尺直辱之说矣犯令介不撓之志而自命忍弱不自信报我者大快吾心此心已不堪谓一说以相得也如若有枉尺直辱之论斯言也意在直予意在直而横摩既违遂以细行为不足终以达其东便营私之计扶主而承恩之私而能伸光期其龙屈没无我者未嘗吾赖此愿又何日能赏而计较偏明反以高师为大自苦而甘此辱身降志之行且天枉尺而直辱者以利言也而吾固之有惑矣请书原期用世严阿矜者亦自得其利卫孺义为宜于直不宜于枉则终身在直之中抑不容一時入枉之中而苟德此落寞而不自聊者稍学道时之后得寸则寸不无收益于当前而方寸之营求犹未几矣即后此之直未可如而先伏而枉之也则利之夺其守也功名立曰无心出处分明背蔑人耳顾昔乎高而知有枉不知有直则一時在枉之中必至于终身出直之中而苟憤此坎而不能忘者情成者破之怀子取子求不顧无下之愈况则中藏之贪鄙为尤深諳之又何异于枉尺直辱而利矣以谓人而可枉既已枉辱何惜于辱而可直持之直辱何奈于辱此犹即所言以较量耳然而不待教童也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即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则此言利之心期同此为利之坏而何难侧观子子试与婢奴类果可微避当之委婉为之而不竞则初心之揆算特无间亦如枉辱直尺之不可为不愈见枉尺直辱之不可为哉子亦审于可不可而已

且夫枉尺
而利

申枉直之說為計利者極言之也夫以利害則枉尺直辱者計在朴枉辱直尺者計非不在利也孟子中其孰若以吾儀之介然自持而端然不苟者義利之辨明也復陳子義所在而但计利所生則莫日所得之数虽浮於今日所失之数而既有此所失之数者日亏于所得之数是即所得者不偿所失之多正无容较量於其理而从欲则就其所计较者尚有未满之量而服古所至何妨極闊而正其誼不谋其利也非其招不住守其直而不取枉也不待招而往枉者大而直者小矣是可以明枉尺直辱之说矣犯令介不撓之志而自命忍弱不自信报我者大快吾心此心已不堪谓一说以相得也如若有枉尺直辱之论斯言也意在直予意在直而横摩既违遂以细行为不足终以达其东便营私之计扶主而承恩之私而能伸光期其龙屈没无我者未嘗吾赖此愿又何日能赏而计较偏明反以高师为大自苦而甘此辱身降志之行且天枉尺而直辱者以利言也而吾固之有惑矣请书原期用世严阿矜者亦自得其利卫孺义为宜于直不宜于枉则终身在直之中抑不容一時入枉之中而苟德此落寞而不自聊者稍学道时之后得寸则寸不无收益于当前而方寸之营求犹未几矣即后此之直未可如而先伏而枉之也则利之夺其守也功名立曰无心出处分明背蔑人耳顾昔乎高而知有枉不知有直则一時在枉之中必至于终身出直之中而苟憤此坎而不能忘者情成者破之怀子取子求不顧无下之愈况则中藏之贪鄙为尤深諳之又何异于枉尺直辱而利矣以谓人而可枉既已枉辱何惜于辱而可直持之直辱何奈于辱此犹即所言以较量耳然而不待教童也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即天下有枉尺直辱之事则此言利之心期同此为利之坏而何难侧观子子试与婢奴类果可微避当之委婉为之而不竞则初心之揆算特无间亦如枉辱直尺之不可为不愈见枉尺直辱之不可为哉子亦审于可不可而已

且夫枉尺而直辱者，如以利。大鵠集吉元。

明德言利之非不堪為以利者計於人宜直不宜枉於不義利也

也一許以朴而以利之說何堪一再推平且天下義利之分道

辨之不容不嚴即計之不容不早也夫言義者之多不敵言利

者之多而言利者之無究不敵言義者之伸且獨遇言義者而見

拙也當其獨持一說濂若得計之圓而即其計而明指之恐難即

其許而設相之也不得招而使虞人不為何況君子君子爭是非

不爭得失直所在這間存此非尊辨邪正不辨利純枉所立邊間

尺與非尺蓋斷斷不以利而已而子猶以枉尺直辱言哉且大枉

尺而直辱者其待告攻之而始破我人如平察平固利之非何難

較然不惑而無如以利之見中於人心也縱橫之懷且相角勝而

私情如賤遂計以編珠悅未以為識悉無違人如力斥夫辨利之

要何難卒然不移而不謂以利之調成為風氣也財章之賢一往

不回而傳意自也直并及加減乘除以見釋傳不爽以利言如子

不亦以為誠然子猶獨是吾人之自伸也貴公其理吾道之可暢

也在慎其端始無論是言也所據以爲理者易一理以悲之其理

有別必窮而窮即其理之不變以成其言之不變而勢有所極恐
自顧焉不免譖諱又追計是言也所據以考端皆更一端以訛之
則反得可別才據而儒計其義則片念之卑污已覺寡恩而可解
若著則才矣之張頃不須深驗而始明涉世持躬大端首行于廉
而斷不容以謀利之見少姑其事排加以子言思之一若得人
稍汚其素志如以子言衡之一若子有所短尺有所長趨焉無妨
其以利言也固罕之無甚高論也然子為是言而若有所就吾思
是言而轉有所處處古人之善美利於天下而其在上者不以智
取術取為私其在下者不以固寵帝采為公學之祐者功之偉故
不言所利而利全大也夫亦何堪過慮也而後人之營私利於一
身也為之君者徒以富國強兵為計焉之臣者徒以高官厚祿為
榮誠金部者情愈卑此各言所利而利無餘也夫亦何堪轉投也
是以進思大以利榮利與義為和然極其趨慕之情正不必以
義為取舍益不義以言利則利得其大公舍義以言利則利恒出於
私也天下唯能守義於其私利乃無苟且耳如其以印豪校
若實屬可憐抵掌大笑未云取謀利計功有私計志之言果何
為也而能不為以利者反覆忍之利與害相反然當其營求之私
但指計乎多之多端益利之有害放利者尚有可言忠利之有
害渝利者幾不可言也夫天下唯惟有害者其於利乃弗令營耳
如其以叩問上書未云此師通門與官或是佛學富貴利祿有可
懷志之言又何見也而能不為以利者情諸度之追懶枉尊直尺
而傾仄之既子不以利則已如以利則枉乎直尺而容或有利也

於室處着力故不沾泥無用曲筆取勢故不平直空空人情
曲盡其情

如以利則枉乎直尺而利

惟真集王仁堪

充以利之流則利正羅窮於天不以利則已耳既以利也豈獨枉乎直尺而有朴即枉乎直尺何嘗無利哉且人心有所專屬則雖半其極皆雜執一說以自封而況在計較之心哉夫惟人於計較則有曲遂其本心者固足以勸其心即有從易其初心者仍未嘗違其心爲此所斤斤計較之固塞乎取利之心也便所言而非以利也何以有枉尺直辱之說也夫利也而顧以之哉人苟惟利是以心逐利來使營於精計馬而而謂難已獨不解正誼而不謀耶

明代想其意中之說以曲通其古外之意是令吾不堪遺念也枉尺直辱之高果何吉哉如以爲所枉無幾而尋之無得再尋也如若著則才矣之張頃不須深驗而始明涉世持躬大端首行于廉而斷不容以謀利之見少姑其事排加以子言思之一若得人稍汚其素志如以子言衡之一若子有所短尺有所長趨焉無妨其以利言也固罕之無甚高論也然子為是言而若有所就吾思是言而轉有所處處古人之善美利於天下而其在上者不以智取術取為私其在下者不以固寵帝采為公學之祐者功之偉故不言所利而利全大也夫亦何堪過慮也而後人之營私利於一身也為之君者徒以富國強兵為計焉之臣者徒以高官厚祿為榮誠金部者情愈卑此各言所利而利無餘也夫亦何堪轉投也是以進思大以利榮利與義為和然極其趨慕之情正不必以義為取舍益不義以言利則利得其大公舍義以言利則利恒出於私也天下唯能守義於其私利乃無苟且耳如其以印豪校若實屬可憐抵掌大笑未云取謀利計功有私計志之言果何為也而能不為以利者反覆忍之利與害相反然當其營求之私但指計乎多之多端益利之有害放利者尚有可言忠利之有

害渝利者幾不可言也夫天下唯惟有害者其於利乃弗令營耳如其以叩問上書未云此師通門與官或是佛學富貴利祿有可懷志之言又何見也而能不為以利者情諸度之追懶枉尊直尺而傾仄之既子不以利則已如以利則枉乎直尺而容或有利也

則枉辱直尺而利

文子集 游汝超

則枉辱直尺而利

文子集 鄭友榆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 全節

營文謀兵 夏樹立

村有由於枉之多者不得謂之非利也夫枉辱直尺更不如枉尺
直辱而獲有利也則何妨為有利者極擬之心使言利之人而
必計較大屈伸之數也猶非急於謀利者耳惟累辟天利之所在
而屈伸之間不必論多寡之數不必拘繩所屈者善於所伸而既
有謀利之見於中未始不幸其有利矣如以利言是但知有利而
不問直者若何但知直之有利而不問枉者若何也顧斤斤然曰
枉尺直辱也或後操一格以入失利之途而枉必以尺踰乎尺則
不肯枉直必以直未及尋則不謂直是未知利之要局也天下固
無此肯定之利也後操一說以窮失利之境而以尺計枉枉之數
豈得乎以尋計枉直之數豈僅言是未知利之精微也天下
固無此意料之利也天不有枉辱直尺者皆枉而曰尋所枉多於
所直矣枉辱而稱曰直人有直即有所利矣豈得謂直辱者利而
直人者非利那算得屈伸之端其損吾身名者可恨枉辱而不越
直尺所失之重不辭人所得之輕而烏云利也藉曰有利百計之
圖雖僅推大一時之謬遂令枉尺直辱者見之不勝不其太拙也
則一言枉辱直尺而其利也幾歸落志守身之氣其取直當者
何窮枉辱而已有直尺所得之一毫不若人所失之什而豈無利
也知其有利多方之取抑幸得大一日之處於今枉尺直辱者見
之不且許其同心乎則一言枉辱直尺而其利也如是大吉利而
約之主於直尺鮮不疑其利之太微吾謂論事而不求利固已耳
而事而不謀利則已耳信如子言既降心於枉尺直辱之利者罕不
姑卑而論之至枉辱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清光大宋機神折列是能究心於集虛齋小題而有得者

窮利之弊不妨推志而極之也夫枉辱直尺志固不若是甚
也然未始非求利者所至而故益于推而極之曰子據而而言枉
尺直辱第以尺計枉直以直計枉耳然使利在枉枉不可易尺而為
利在直直不得善乎而况尺則是利中之境有盡而求利者之
心亦有限也直知直言可旁通而曲盡有如以孔張為利計不
必為枉計也何必即枉者以泥之曰枉尺如以利抵為利謀並不
必為直謀也何必即直者以執之曰直柔則且由枉尺而窮枉之
弊則且由直辱而窮直之弊則且窮枉之弊而知尺有利辱亦有
利枉不至於辱不止也則且窮直之弊而知辱為利尺亦為枉直
不極於尺不已此蓋人苟心嚴取舍必有不甘於枉者人則弗肯
也亦何貴於由尺而致之抑有不承乎直者辱則無辱也亦何取
於由辱而承之是非不爭多說而介然自持可勿問枉有所增
直有所減而人苟志復矜卑恭不恤其枉而枉無止境並非謂枉
與直相當也亦第求其直而直有箇限並非謂直與枉相敵也計
得失不計公私而論其多寡正勿謂枉者宜少直者宜多吾乃知
志言之有定而究無定焉志曰枉枉轉固直而伸也志曰直直轉
固枉而屈伸也志之言者而天下之營利者遂據志之言以為直
其所為枉者而以尊擬之反其所為直者而以尺擬之無由比
言之可據而究難據焉志曰枉尺枉偏不正於尺也志曰直直
偏不及乎尊也志之言此而天下之逐利者遂據志之言以為直
亦天下之極可恤者也志士自命非凡而有主之胸周旋于世遂
工者良陰便之屈我其忍引為知己者良陰便之伸我而後先慶
復吾愧於美之榮賤患鬼之辱安知有隱焉志士者也此
矣庸流競無淫潤而避務其定受役於哲士而不知其忍部為拙
工者良陰便之屈我其忍引為知己者良陰便之伸我而後先慶
幻之情慕慕而陳願之鳳之如雲安知有隱焉志士者也此
亦天下之極可恤者也志士自命非凡而有主之胸周旋于世遂
而各當其先不訪於措者已振留靜之地其優能決於靜者非諂
乎請之心而奉憲願分之會義之多不必計退之說不可安夫固
有狀足推折者也此亦天下之最難得者也終日不獲與樂者
良也一朝而獲子與樂者猶是良也前流後揚反覆若此莫詭誦
從奢之捷謂有長而相得益彰耶烏序非君子堂榮後命是不自
道其捷不疑之捷即詩所云不失其馳舍夫如破之就不敗矣終
取笑於良而不悟耶然則良之不可良亦惟窮我耽學而已矣蓋
不為博厚之行博知迎合人情我望原非無其智而卒之咎或難
舍惟其平生而繁縝誰不致於心夫王良為戒莫更前其犯過
原自通耳君子勢薄貧難而不能得一掌東之人也亦獨何哉

六是
詩

昔者趙簡
全節
昔者趙簡
王之

昔者趙簡子

同文書局印

昔有趙胡子使王良全節
不可為曰果能之

昔者趙子謙王良
金臺書院課題

昔者趙高謂子天下之良工也大師集狂
計則之非可抑所使觀反令之詞參大師集與夫成終日不一

告者趙彌子使王良
金節
樊文謀藝
郭寶德
欲明利不可為因舉善之較事此天罰子不知良而使與某來
是枉良也良豈可枉哉其辭也固宜伏未君子斷不甘為小人用
也而有時若不妨為小人用非弊為小人用也小人不能盡君子
之用反謂君子不適於用君子遂不得不謂試其用始試之而若
結繩伏之而無據一試之而無功再試之而立效至是小人乃以
為君子真可用也且以為君子然其用也而不如詮矣直枉之抗
吾愚之頗猶子使王良與某共謀某小人也何以使王良與
之乘吾意王良於此亦止色而辭曰余嘗抱勝子權義之場周遭
半許書之圖以道德為根本以執物為燈盞以正士傳者必不
甘與接伴伍苟謂其辭曰余不敢過辱大夫命不然見使也且
枉之而已矣奈何駁初試而已蹶拒而屈而求伸抱志在千里之
長行已固追取占王用三賢之義後雖勿墜前卒於此三謀良
誠原非優智而前後隨毫闊功轉若祚非而今是復而請謂而能
僅而可終日不負一念者克一朝而獲十美職良者能無是敗
或謂良之與某其采並非無所利而為此來者堅其使荀勗子也
以兵而復反則無利以荀子而使良則有挫以吳叔衡子之命而
使良則無利以荀子舉其策於未者之先以足從進之非
夫何待一試再試始悔其悟之不早乎而凡何如也始迫於命之
無可奈何者若榮於惟貴顯微於氣之不可過深恐失足於中
人生後遺之高揚首脣奸之亂搆一時依附千古懷恨雖未雅談
於俗門實自孤難於道友良不幾解當之無從重吾子身為上貴
享馬榮榮矣英雄不器每悅其失於既往之淺以深被淮之仇失
至一誤再誤尚待云搆之未曉乎而良何如也致舉出不虛可感
罪止之能全千載而下但復惋焉追之以勞而勞不可追聽之以

題易於行文以豎露出之借題之所，衍為文之或補處，復仍無定，未可使各隊追蹤斯為舉重若輕。

觀計後與東之德大夫非輕於謂之也夫伏良於秦並謂民於後何以真所尊者後而後可之時耳是可而計利者之一詮且天下惟信其才斯用其才似既成命無待復命矣乃始則索才之名而姑試其不輔則休才之實而輕棄其不終且收才之效而欲其用其才在懷才自負者豈以是為重而持借用舍之權與俾侍而攝策之大夫從而曲徇之如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妾共東一事今夫與私事之寵者也與東而謂王良又工之良者也此豈淺以伎之哉在荀子國士相期方且謂王良曰執策集轍以督鞭而教確言必能一見如故盡他年信任之專可知也在嬖妾威武而往亦止謂王良曰驅服壯精以相得而益彰豈不至勝有乃成績異日再三之命可知也而執素誠以終日竟一命之不進也而孰意反命者不以自咎而以擅長也斯時也與奚至之或人謂之君子信之其來之便其猶能再謂王良竊顧天下不自之起當局即未明謂方罷為既知有義之情而相示亦可如直道雖清廟廟與之矣而特未據所持之所子其謂之何於是聞反命之詞而為是乎也千古庸流之輩安忍乎甘居菲薄而不克有為若素已據答於諸侯即立功於後固愧悔而成督始此必非安於自非者也夫匹夫有一念之全與即當相假以人財蓋重其責別義也可逃一其振則否抑可致專門之下所造而精用足以推教故以為我得收賢心之助此一使也是君子安其之志也於是聞反命之待士者非夫天下有片時之惑也猶愚陋於將不沉待之厚者庶非一舉兩之追者更非一日得一知己可以不恨用足以陳詞結於孟獲大顯聲授之極此一謂也是又君子發良之意也而孰如諸侯之舉之筋子而可者達之良而卒不可與

昔者趙高子天下之良工也。文機集。孫豫明計利之非可即所使觀反命之詞秦大猶是與來或終日不一
推攷不終日多所推反令者所為始曰良工終曰良工歟且天下
吉利者皆欲獲利也而獲利者皆不能勝也。利所在而無以
推之則終無所獲也而無所獲若甚誠利所任而有以推之則
獲之亦克獲矣而獲之人若甚巧矣。不見者有趙高子使王良與
秦其來一事即當其使時高子豈不知王良固天下良工乎。即
龍如樊高苏直以天下職工相待于高陽。樊高情一往方以為
得王良為「展轉為之勤贊取一四獲十金不舉而謂子遂鄰里
使之而壁立固加意取之而王良若其心與之則見夫壁其後歲
暮以松脂等處治牆根將加賜十金之上就陶器引龍頭折清風
而隕之使儻忘之隕於吾手始快乃人之不雅又人之不據直
集高不善來耶。抑王良不善與來集高於是不悅曰大夫使王
良固以為天下良工而不如一賤更斯也。正其言之或入謂之王
良安之又安得以辨故稱以為賤王良不諭以為賤工王良終
不覺事本根于壁屏先無由技不驗其生受極益甚王良愈欲要
其金歸不得已復與亦謂其今日不換其益可如乃向至終日
不一換今不終日而多所獲也。聖人又悟然悔曰嗟乎人不易知
如人亦不善吾始以為賤工今所獲者此此誠天下良工矣此誠
吾與眾矣此誠不負大夫所更矣且天成工良工前及諸是一人
也當其優矣。其任甚重何不竭才而盡力當其復精神煥然若明探
術以示奇乃前之下機輪等王良工良不虛有譽皆此後之傳
功王良工良不必苟若若否謂天下之能於人者往往若此此
王良自謂失准之說終不與集高來也王良亦可謂不計利者矣
夫其乘其小而兼也。

晉書

一
六

文淵閣 陳居士

首者趙朔子使王來

反戰上卷

伏王良典選

全蜀王氏

標於使而輕於與其不獲無足怪也夫王良非終於不獲顧子所以使與奚東也奚東者既為奚東亦何怪終日不獲一禽哉王子若謂吾語子以齊景公田子亦知留糧之勤務在駕馭之得人乎苟非其人傷弓敗箭而不進於行雖達家豈出昇火拉弦將取績羅麼是惟何歎惡復執是說也則所謂駕醫猶參素此追奔逐鹿者其不至於窮日之加候手而歸也明矣乃昔有趙朔子之使王良獨有異焉王良者以善東聞於當時者也其平日與朔子乘於豐草大林間以聲拉歌遠之能濟擗胡弓弓莫一試輒妙絕萬有不獲者者日者嘗有與東之後矢所與為別則豈奚東想美之故朔子必於知之而持弓尋音時虛躬差於左石因得一命中都假手以玉於威以爲使他入東而猜忌其不獲使良果則必無不獲之患也其實王良也矣不無即王良之名朔子亦心折服之而特恐後聞直前致其才能固擇一最耽者同車以示之罪視耽欲速使借王良之力固以博朔子之推指指審焉而已非真聖真也爲尤更斯時也良亟將吐氣揚眉蓋極懷真之心并以剛簡于之既獲指審焉而已非良之所甘也而何俟乎終日奚必將視耽欲速使借王良之力固以博朔子之推指指審焉而已非真之所喜也而何論乎一禽而既知必獲者竟不獲乎天絕罰無復每稱之以自負獨擣承走夫弊羸者一以聞名生忘巧避焉以故窮其長閑殺之多寡而良殊黯然失色也蓋坂寂焉無一禽矣而孰知不獲者終不獲乎夫人休往否亦捕者之恆情獨性聚觀如如之所稱也而何論乎一禽而既知必獲者竟不獲乎天絕罰無復每稱之以自負獨擣承走夫弊羸者一以聞名生忘巧避焉以故倦而息還也蓋至是為已終日矣然則謂良有心而良豈有心乎良苟以博悅為高則相覩之初曷不善刀而藏直譖爲冥鴻之何義乃後也公然慢之此也晏然與之以長自撫本無不獲之見先人於其中也蓋其所以不獲之罪奚也而非良也蓋則謂良無心而良豈無心乎良苟以委蛇從事則執獵之優就令應弦無幾何至於報近之難勝乃陽以徇其所使陰以作其所與以良規良導噫自咎奚反命而王良受誣矣於是間之者亦相爲辭和曰王良天下之愚工也興嗟奚射終日而不獲一禽

昔者趙禨子使王良
而招之是可徵之首者耳若謂吾實請貴人賤人而許趙孟之
良以身而告禨子不登之稱於一時私愛憎之情於一已故貴
賤人者惟其所寵實非其所使耳而能使人職之先即富能能
人資之賤人不得不賢其能人寬不能不厭其便乃不謂其傳
有趙禨子趙禨子者何世東晉政者也告曰以念趙禨子以景
之倡庶人為子引伸其說弟營招者招之來未若使者使之往
扶其事雖可參其義尚未覺也不禁仰遺文而復有感夫其後
者多有賜河之後吾天子實追駕此皆曰皆曰皆曰皆曰皆曰
由趙禨子之和夫子聞之而退諸御華實鳴情亦息趙禨子也
則趙禨子者其亦妨賢嫉能者乎然而尹鐸臺培之增安于宗
之保大都出趙禨子之所使耳故人固推其咎而使人猶狀其
吾是以感昔者而歎趙禨子之有所使夫趙禨子之所使者非公
識之門王良在焉其禨子之所使與否俱未可知第念禨子當安于宗
之保大都出趙禨子之所使耳故人固推其咎而使人猶狀其
吾是以感昔者而歎趙禨子之有所使夫趙禨子之所使者非公
識之門王良在焉其禨子之所使與否俱未可知也雖然禨子之使王良
子亦知王良為何如者哉或有謂王良之字即稱為伯樂者天
之風推王良免以趙禨子故從而使之乎抑念先人遠以季興而
以趙城而韓縣產是以至今者何莫非祖功宗德所賜乃以董
父者董王良而使之乎然而皆未可知也雖然禨子之使王良
大夫之所贊術也而拔其村而使之者乎而吾亦於昔者肝膽而
得之或有謂王良之神即託於天帝者夫昭穆後之精誠必受
前之垂祚而何以三台七曜之數在天帝可容庇也苟非天帝有
難而不得然而嘗之人指漢中曰非非吾光大夫之所容庇也
倚其用而使之者乎而吾亦於昔者考證而知之是其說至良矣
為掌率效耳及觀不為說過此皆足與景公招庶人者而為吾
參一解也

使王良與樊噲。樊噲在。使亦可。杜與非所與。樊良與王良。烏可與樊。樊未嘗而簡子使之。是真枉王良耳。豈與得所與乎。且夫人孫使。人之權而欲使兩人共任一事。必其才相違者也。否則必其分相合者也。否則亦其情相合者也。乃有才不相違而協。若謂一人之才。不以謂一人之才。不分不相侔。而偏若屈一人之才。以尊一人之才。於是不計其情之不合。而合之以事實合之以權則實於王良與樊。真與而簡子使之。有得之簡子之使。可以證枉之說者也。昔者簡子柄晉。此為上卿。喜起承情。頗無。凡在下寮。使命如繁。枉其材而所為使。尋不知凡幾。焉況良之曾為其用。士君子懷抱利器。豈無介介不阿者哉。良齊於士也。苟晉之將有三軍之舉也。則良宜使。苟晉之樹修三田之制也。則良宜使。師晉。諸大夫與簡子連合。職明道及此。而後一試其技也。即良猶可使。而豈意其使與來也。乃問樊真也。樊真以聲稱。伴臣也。議者曰。樊孟簡子矣。良為簡子用。出門下農。夕相見。樊固知良所以擅長者。良亦知樊所以布寵者。一旦使之。相與殆非相與於無相與乎。第恐晉日簡子因樊真而有使良之命。王良因樊子而有異采之事。重觀者歛耳。目歸以為是與樊。樊乘者固王良也。遂相傳為使王良與樊。樊良與大抵氣習之日。與也世俗疾。追迎之風。以奔走椎鬥。雖事涉艱難。猶且舍身而願。期其能之。至賢者乎。夫良固受簡子之使。矣。歷覽今時獻策之流。或賞音未遠。而彈弦至龍。或片技舞名。而溢竽干庭。然不能如良之得所與以為信也。而良也。逍遙其窟。將邊臣。推轂可避雷路之初。是良所以求榮耀。即所以退辱也。此一使也。良不致有執鞭欣慕之患。然而名節之宜尚也。賢女真利害之微。以固時政。府苟歸故。拔擢即已。足之也。顧其事之顯。然著于天良亮以接異端。與情觀千古非常之士。或一事感懶。而名雖不彰。或片時畏懼而行玷于朝。未必不如良之有所使以為利也。而良也。嘗逐其備。將夙昔識。彷彿作闇授之用。是良所以見重者。轉所以自輕也。此一使也。良不且有屈節豪門之實哉。乃觀其己和而簡子之使。良以枉良。良終不為所枉也。夫與乘其小焉者也。

終日而不獲一禽不愧

萬葉集

卷之三

天下之良工也。珠璣

11

上也 天下之良工

朱綱分

其異反命曰社 天下之良工也 珠璣集 王仁厚

終日而不獲一禽，不獲一禽，薄暮甚，固名良賤無常。惟自守其範而已。夫不獲一禽，其以爲憾而長之以爲是也。說我馳騁所由明矣。其不獲之故，缺且全，可其事以與世相接，大都爲人所毀也。鄙人毀我而水之真美，其人毀我而我之真究，本嘗自夫人以毀加我。謂執筆無外，故來意外之讒譖我。六段驗人譽予，正不曉致愛無端之訛譖從後經閱風之後，現斯人好惡之疏覺人之毀我者，在於斯即我之不容自毀者亦在於斯也。王良與嬖美果，夫良固良工也。聘其材，公固有不可忘之範圖焉。其技能，要有不能違之矩矱。守其範以施極天下，獲可也。不獲可也。即於日不獲一亦可也。蓋良固良工也。而善發以不獲之縱，達迂良以賦工焉。善其持不知見者也。善不自和其範而顧謂後兩攝從而後何以取，然不聞也。真不自知其犯並忘之有絕而個前錄互視，修上體，何以於鑿不鑿也。抑知良有範以盡擅舉之帶，長無絕以盡弛張之用。並不以不獲禽而自敗，第以不獲禽爲良，且不知良之有範而致以不獲禽爲良。誠異其設工此舉非以贊記也。良亦何辭而替以自守其範之故。百賤之名，特不知復以爲良者何在也。而良乃於不獲之處而致易其術，而良更固不獲之說而致廢其手。而良又不獲之故，不暗委曲以全鑿而良即不獲之姑姑爲存心以相擬。一若先極其術，以其範而武其之不獲也。者又若特任其術，則其範以德其之不獲也。者至強而健復而能推而能進，長治如其不可而爲之歟。然良方以爲敗者，莫則不能也。前輕後重，自不準以射，或射偏廢，蓋取私之厭而輕之矣。則不敗也。自來豪傑懷不世之技，選非其主。往往不以爲功，而以爲罪者，大都類此。吾獨怪乎良之死，微特莫不知，即或人與，君子亦不能盡知也。吾故曰：不獲一禽，其以爲憾而長之以爲

樊子反命曰於 天下之良工也 休戚集 王仁厚
因反命而戰之絕 不為後言也 夫良也而謂其敗 天下幾無良
工矣乃其稱其賤而良者其能十全之履 真亦忘前言而良之甚
且好惡之心人所固具其固為極謂其有一定之好惡 即凡人無
不得而異之也 而獨至長伴者之所稱則始也而惡之若斯人陰
無可好之偏繙也而好之若前此本無相處之語是蓋好惡之不
同年何其令絕世之誠竟顧對於流俗人之口而其真不出也不
然如王良者世所謂良工者已夫工而曰良即可知工之非賤矣
而何以不獲一命如此哉雖然獨不忍與棄之為疑矣予獨不聞
譽美之否反爭予從未優游所居自難而詳而其則反身而試且
若便之無可便也鄙而相與試之則片長其詳痛詎焉而已盡其
所知之至誰得至公而其則信口而言一端舉之不必勝也鄙
而從而鑿之則薄假何稱極譽焉而更無所據也天下之成工也
蓋既易良而藏之矣而幸也或之苦於良也而果也良之請於其
也請而後復請而後可良亦何幸而有此一朝哉莫審何意而鑿
此十全之天專大鑿鑿之流名難於漫苟事於人而見疑亦當尚
而從而鑿之則薄假何稱極譽焉而更無所據也天下之成工也
蓋其前想而覽學執矩之下事稍相厭厭出其言而鑿道乃復舉
櫬是後故曰天下之良工也蓋又易藏而良之矣而幸也或之不
負所告也而眾也良之不虛所請也請而後鑿以撫請而後復且
十日則美亦何喜而潛其藏誠然則後亦何意而終為良哉吾於
是知良之有以服其也向使後難再鑿則雖詳觀如故莫終一竚
之相經今何幸讀搘之消於一朝子猶方精而品已登三良渠
詞能非服其也而有所不得也良之精實也此每於是數萬之不
足知良也向使車不至鑿從此執不無名良且自身之其勝今何
幸妙發之見於十全子得手自難而從肩是其義豈無心難微哉
焉而有所不敢也良之脊海之也差乎觀我未深而後雖難過諸
一已歷情未久而毀譽眾出自向人若多者直謂天下之無良工
可也謂天下之盡職工事可也

天下之賤工也 天下之良工也 墓草集 朱桐分
良為賤而賤為良。聖人有所不知焉。夫良以爲賤工。即良之所以爲良也。其以爲良者。乃良之所以爲賤也。良又宜知其所以爲良也。然天下悠悠之口。其高毀高譽。何足以定天下士哉。乃有附離端而儼儼端。不足。事通以勤局外之愛。無端而累。舉奉不足。樂於以壯英雄之氣。一時之患。豈可輕舉。因其人之不仁。論則其亂亦有不足。爲衡者。非良御莫終日。而不復一念。良是不細。莫之反命乎。然而良良工也。使良而非良工。必不至終日不獲忘乎其之反命也。表亂爲良。宜其終日不獲一聽矣。其之反命也。而果也。莫反命。却曰。往者大夫以良爲良工。是大夫之過體也。今其知其爲天下之賤工也。夫賤工之稱。出自良口。於其固執。顯然天下是非之間。在當局此。置而弗論。在旁觀。每代不平。以良若此。猶以爲能。僅入於無知者之耳。傳於兩知者之口。良之賢不贊焉。其所征。賤工之稱。烏可以不當。當其時也。或之害。惟良之已病。也。然而良亦賤乎。或使良而其賤。或不必有所吉。與使良而其既良。不必入而謂誠。極矣。從矣。方於此之良。猶是盲目之良。後此之術。要非昔日之術。向之終日。而不復一朝。今且一朝而獲十全矣。良於此。不將一洗賤工之恥。而得良工之目乎。而果也。莫反命矣。可往者。大夫以良爲良工。是大夫之知人也。今其亦知其爲天下之良工。此獨是忽而爲口。若忘其前之爲賤者。亦有知其論說之無定乎。而皇不知已。其不知而良知也。天以良而御。永年知其之賤己也。因成而復得良。久知其之長已。也。或賤或良之辨。蓋不確之矣。而據之良。真不復爲良所惜乎。然而其以為良。未甚有所復。所謂良也。良直以莫爲知己。感其不復稱名。願工我設言。奉之便。

天下之職工也 天下之良工也 大顯文雅 江蘇

壬子湖北
征稿

或以舌上及
良不可

續集

觀所為於一人之取財與良壞耳矣夫前後皆是一失而忽則一失則良也其故何耶孟子特據此為說曰甚蔽流俗人之抑揚不入於耳目之見

無謂復而無不可畏。王之不失為失也，人或之告失之得。留侯之識其王之失也，而寧來反有有所不可者，良益深矣。所具焉哉！其天

以一害消之復而其不可救不殆矣夫以職工告凶崩流之復也及復而多獲莫即稱長抑知良之不可乎且人素守既犧尚復之

高子何始覺其情之醜而貽覺其情之美也美之醜也敗其終日不復一禽也假使復有掌來之命吾知莫必有所不屑長終無以自明則不可在美而不復良矣若當日俱不出此則以一朝而獲十禽故其一朝而獲也以良之請復故而良之請復也以或之告故唯半或亦多事矣哉天下不平之患當局即焚滔相遺害卿每致福其已喜之疾良可難耳諸不論不議之數而或乃以告追之使其情難自己也則陳詞必多矯措人生謂是之比舉之臣視為無奇蹟之則追達其如美之疾良並不同於何有何無之論而或遺以告宣之使其勢難中止則居心殊薄於險危而長於是謂即於是擣蕡或之爲之也乃吾觀於可不可之間竊有成焉天地之生人非孟子以彌縫其之類而可其尤必有不可之心而一失足以移易之則勢位名譽之百倍於人者可如也古今來丈人學士一轉念之差也甚至貽譏於擣蕡者生此等其某之所以終於美而至以娶傳也嚴武之属人必無不行之命全良之有所不可而先泯其游移兩可之見雖固子不足以挽譽之則誠福于晉之不及荀子者可知矣天壤間名流顧參一大公之堅白謹生爭尤如日月情都視此耳此良之所以成為良而能以執著也而莫何知焉可由僅至而其無所不可者全神畢露於馬兒而良又何知焉漠然不可而其所求於不可中節生平造全於方今而如美者可鑒矣如良者可觀矣而或之告大可懼矣進退不可之言上且有然況君子乎

論本如長田有所不可耳。赤地無時也。即景如是如簡子不本
一言而稱求或人之告也。易故入情於素前後者之五。一旦間或
識之微詳轉不集莊語抗議為之代鳴其甚絕然而作鵠之述難
捉其耳。何若重訊之轉足愧其心也。我始欲以一告為良勤駁而
濟宵小之間則擬於告之先者。切些人情於素所設誠之於一旦
聞他人之狀。序又不集闇幽室隱為之昭著其技能然而明者之
終莫破其諱。何若相參之益是堅其信也。或殆欲以一告諷私曲
就而全時吉之名則往於告之後者。設也是良之強復而復十念
莫之反命而稱良工。皆在或人一告中也。果也。良請其復。其當
其彌也。良不嫌乎。顧之弗異。不勝其色之驕及其獲也。莫不禁其
意之攝。良惟豈其神之慘。兩人之情形固異此。而果也。莫稱其良
矣。富在告也。莫幾微以自顯。良若圖競之無譖。及在今也。莫許
盛名之能辭。良覺初合之已非。兩人之吉凶固外也。何也。良之不
可。或且未知云。問乎美。何謂乎。猶以掌來謂良。竟不知其不可也。
于天下。自古有才者。必羅有其當其才。居自紀方。毫氣之保隆。追
屈抑在當途。身不得自為其然。擅若良之不可。始未固承有殊也。
溫出於或人。初若惜之近懷。愈不之簡。子仍懷義之。美雖良而可
吾為良。惟良而不可。吾為良。吾參之從人所不屑也。良乎。乃亦有
守。若是乎。天下自善。成名者。若无底節。當其名。猶未者。尚舉止之
自閑。造獎賞出私人。每不禁。自行其絃。醉。若良之不可。亦內外求
溫道也。或人難物。隨其私之過。矜前子。取服。雖。豈至防之終。越
乃亦有。那如是乎。今而復如其弟。既失。其將賤矣矣。

前散後整上下集成一片

天下之嚴

五
也

或以告王

不可

或以告王

不可

勝文下

不是

或以告王良

復之

或以告王良

據真集 姚文林

良曰請復

不可

博雅集 吳精鑑

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
大辭集 李澤
因善而請復者有以自見也善或以至語告長亦欲報長而使復耳因而請之始宜有不能忍者乎且人當指責之餘苟無人焉為之達其意則雖欲有以自見亦阻於唇退之無由矣天下人才屈抑往往身受者未明其故及李觀代為之不平遂發然思白其誣而嘗其私者如吾所述王良與韓愈事可信觀其當美之以賤工反命也一之為甚既大負請復之之為兩不相謀豈尚存顧有復焉之謂不謂或人者乃為良情為良憤而走相告也欲持公論以相爭而語無所附解似阿其所好則浮言往應方且以輕身一試若當持之欲舉抗難欲等無措之勿聽而情釋後附更活噴有張揚則各自為謀不免以後效徐諭指片語而股動物議蓋予或之告王良也始謂良本可寡爾後尤未遑廢斤之遷局外者或深疑而局內者則固原之矣成名久事有初豈願無時某已虛其委蛇愚惻于此中之行格尤庸知人所交口而述者不過足以證吾所舉而益增其聲價之高也既妄言之何妨妄聽之乎而傾作求伸之見那流俗詆譏之謠無識者未免慘賢而有識者則轉幸之矣知己有人一職尚思復報業已輕相証贊猶望於異日之用於夫謂知人所能死而嗟者不過唇以潔吾之身而擯絕其再此之責也既一誤類又可再誤也予而猶為自贊之擇非乃良之財也高而復沒請復者亦有欲必盡報聽之罪而責以生益虛榮亦立予之所推也而此倉猝相遺半一贊馬而擯生平之徒微去堅執其口而始太懷乎人心則來者可追而幸縱陳之有路而益增其聲譽復談用之達才成相知也曷摩已久而遂因任卒必因傳聞之辭而達者自工迎合亦詎予之所甘也後此接輒在哉早速科馬而有一定之推舉即暫居其身亦復何傷於初志而勢難中止誰云屢試而無窮無則請復之心即雖人未必知也而已此一告也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者也斯人良之所引為知已者耳蓋王復之而良之為賤工者易而為良工矣或之告河可少哉

紫蒙上文虛攝下走復二凌空發議不脫離當以慎畏故
鑒序惟重

良亦皆曰否矣

良曰請復之 良不可
據真集 吳精鑑

良曰請復之 博雅集 吳精鑑

良曰請復之 不可

良曰請復之 女來

傳雅集 俗語錄

請復之

三毒空持 施足降

猶而後可

秦文選 毛顯誠

必欲得聖人之啟明再試者果堪任使矣人良之情懷直真誠為
賢美掌來者特以此自首成名耳夫某始賤而終是哉今使人
抱咫尺之義而不如意道以趣將宜焉一蹶而不復振惟文前
之見拙者持身而無形其巧往往以一人之身而復先其難得夫
異情榮辱莫效多見者方詫以為異自局中人計之卑不難擇奉
以結生知已腹上之言或以告此當是博知良者方為此博謂前
之與承己無以自解其辱也及至者深為羞愧謂後而再來者不
免重蹈之愆也即已長者止為良信謂其易自位置後益尊名今
而後謂子其更無遺失之命也而良果忘懷恐亟然撲諸矣而有
曰夫誠此重事大夫心願欲詳取為取良實能左右之莫始而臣
繼而純終而姑恂其請稱美則子為不知人乃屢以良工為我累
既而之彼中原縱遠如意一朝之間頓獲十萬士之不負勞倍而
患於自售者大半頗其嗟乎士君子少之所遭歷久不移後之既
神行稚達娶始之見斥於莫爲正良之所以為良也今之易賤為
良者正良之自屈其良也其必欲勉圖後放而莫待富於莫者正
隱示以固之所謂良上子亦後為之也果也反命有志掌來有使
謂子欲得良為莫重也亦必固得良而益為窮子重一朝改職聞
望日隆良潤善迎進言成培因之有成力士貴能自立耳區區法
俗之短長莫足以之介意者良何不平再三之辱也含章未伸氣
自矜夫卑微懷才欲伏伺更妙於轉移自朱權勢之門每因一人
之喜怒而天下之士遂牽馬取其風流竊其意而思得一日見之
知並有顧陳無端求其使令而不得奉良不亂接引之有閑或全
情其向方好婚嫁猶之修修善惡貳于此度者良何不謀捷制
之方也生平得力原非後智而前無隱惡圖研轉若非非而今是
自未抱道之懷每因一時之風高而進身之始半翻然更其故號
變其初心矯幸美名之可市甚至強合取容甘為所用而不顧者
良不疑後悔之與直哉然而請復之復良更不聞與嬖美來者良
固歎然有所不可也則良仍不失為良也

以復來為博智嘗不甘於受挫安夫莫敢戰走何必復與之私也
長之請也豈亦變往安乎想其詣義若曰復不才復司秋辟建殊
寡效今而後宜布報內愧不復逐鹿中原矣然前盤西逐漢擇
寡守之責而補法難已猶欲後取之固是勿少譁橫勢使後施絕
莫之姿一蹶而不復振也夫漢取秦以來無有謂工賤者今乃猶
以結生知已腹上之言或以告此當是博知良者方為此博謂前
之與承己無以自解其辱也及至者深為羞愧謂後而再來者不
免重蹈之愆也即已長者止為良信謂其易自位置後益尊名今
而後謂子其更無遺失之命也而良果忘懷恐亟然撲諸矣而有
曰夫誠此重事大夫心願欲詳取為取良實能左右之莫始而臣
繼而純終而姑恂其請稱美則子為不知人乃屢以良工為我累
既而之彼中原縱遠如意一朝之間頓獲十萬士之不負勞倍而
患於自售者大半頗其嗟乎士君子少之所遭歷久不移後之既
神行稚達娶始之見斥於莫爲正良之所以為良也今之易賤為
良者正良之自屈其良也其必欲勉圖後放而莫待富於莫者正
隱示以固之所謂良上子亦後為之也果也反命有志掌來有使
謂子欲得良為莫重也亦必固得良而益為窮子重一朝改職聞
望日隆良潤善迎進言成培因之有成力士貴能自立耳區區法
俗之短長莫足以之介意者良何不平再三之辱也含章未伸氣
自矜夫卑微懷才欲伏伺更妙於轉移自朱權勢之門每因一人
之喜怒而天下之士遂牽馬取其風流竊其意而思得一日見之
知並有顧陳無端求其使令而不得奉良不亂接引之有閑或全
情其向方好婚嫁猶之修修善惡貳于此度者良何不謀捷制
之方也生平得力原非後智而前無隱惡圖研轉若非非而今是
自未抱道之懷每因一時之風高而進身之始半翻然更其故號
變其初心矯幸美名之可市甚至強合取容甘為所用而不顧者
良不疑後悔之與直哉然而請復之復良更不聞與嬖美來者良
固歎然有所不可也則良仍不失為良也

以復來為博智嘗不甘於受挫安夫莫敢戰走何必復與之私也
長之請也豈亦變往安乎想其詣義若曰復不才復司秋辟建殊
寡效今而後宜布報內愧不復逐鹿中原矣然前盤西逐漢擇
寡守之責而補法難已猶欲後取之固是勿少譁橫勢使後施絕
無可無不可有聖人也下此者以身入世要孟子所謂可不可之
間有已求其可而人不惑可者故退為一身顯其本而始念之堅
持猶存對於轉全有人見其可而已不必可者故進為一身守
其却而當後之失悔早已落俱於先說故退則退此中
謂賤名其狀是一蹶而終身絕半輩既莫不集音書
趕羞之望少試直不如意何至墮五趾而尚矜矜無如其音
之訪鳴逐於木塔頭湖矣悔往事之不諒能無苦乎將來人苟
非命中之技屢試焉依然如初則即僅前誰而易說大放無如半
生之遂窮并無人有做長矣不原筮之永矣豈嫌再三之或資何
也一日之促未足定其短大而向瓶之裏不妨重與左石良細思
之其復之便有切而督督位之繁或瓶或逐安在不得盡之足嗚
胡為稍興心違而必一嘗此恆半然而未免多情耽胥遲止也風
昔之聲華頓隕於一旦藉非掩蓋於末路禍告者不以是棄予而
局外閒觀幾疑我之無能為役矣瞻想有日莫不憐擣肩吐氣大
抵將母一之為甚不容激見窮歌半哭而勢無所之烏能廢計他
畢生之伎兩瓶裝於前逐少彌縫於更端縱大夫不以是察予
洩其滿胸之毒從君而赴青泥之湯或輕或惟其已非豫求之未
試將母一之為甚不容激見窮歌半哭而勢無所之烏能廢計他
不接一禽者使之賤其即可以一朝而獲十禽者使之良也嘵美
以下竟玉牒婉轉而續再三之誰不俗時名之舉在志士尤有所
而不為強足以可其之無所不可者又可見也胡為乎前愁後悵
欲以片長薄技布冀而深獨一之恩其可也其種也其可以終日
不接一禽者使之賤其即可以一朝而獲十禽者使之良也嘵美
之可強其方尺之不可隱哉吾恭惟於可不可而審有異矣丈夫
之立志也東正不確逐肩乞病於推轂故即從才未倦而顧以苟
且相就者為當躬者聞舉之陰內顧生平不可之指顧亦逆而自
顧也而良何不憐其煩也潔士之倒名也如昔偶遇不悲感輿於
衷懷故空寵命親承而苟以位置自高者為未略勸堅貞之而回
憶後前雖可之急毋乃大相刺謬也而良何獨見其次此其意
雨子不如也挾世卿之私以令寒微方以為富貴遙人當取情所
欣然愛況向之福以相從者固有此及也而孰意卒不可也報
然不回之志何敢稍歎於崇朝古今未學士文人有固片金之游
稿而致抱生平之悲憾者其所希於可不可者未精也而如良者
又何致陸離其術歟此其情甚莫不如也求執士之本以供服
役方以為無礙自我當亦立所負其役況乎向之福以相就者亦
即此良也而孰知竟不可也決然舍去之情何得遷致於當時夫
壞聞各流頑處有因一日之權衡而遂定終身之出之者其前辨
於可不可者有素也而如良者又何處傾敗其操哉何也良雖可
之時已早缺一不可之先來也此其所以為良也

恣意排空豪情如歸

良曰請復之

女來

請復之

三字

強而後可

不可

七

滕文下

君子曰我使華
與射者死
拔草集
麥進寧

我徒空此女來

撫新集

錢選集

顏子曰我復學與射者孔子拔草集來進寧使掌乘而不可御者且羞與比矣夫掌乘之使欲其質與美乘耳良乃厯徵其不可不且羞與比乎且人有惟我所使而無乎不可者大抵存阿比之私無羞惡之心耳抑知不可使而妄為使安必叶比賢之吉不可使而却其使庶幾免比匪之獲而或者不察未嘗深鑒其不可明徵其不可而博疑其為可也盍亦思一就之微猶不屑淟涊而出此既反命而曰良工以視賤工之構蔑雖比而同之斯時射者之矣。禡顧與御者之良比矣。禡射者固顧與御者比其亦忌御者冒顧與射者比否乎而簡子乃不計其不獲一者何如觀之也能獲十者何如遇之也。曰是殆貴與女乘焉我使掌之乘貴乎善御而御之善者每樂與射者相比有簡子以使之豐所云善如組而勝如舞者可為王良詠焉矣雖曰執鞭亦所欣慕不誠適當其可致而掌乘尤貴乎善御而善於御者必不貽躬者之羞得王良以使之豈所不發五祀而終五祀都又可為聲矣詠焉矣得一和己可以不懼豈轉有所不可歟而孰知簡子之使惟欲昵比夫乘而不協奚之為何如人也且欲良之親比夫乘而不料良之早辨其不可旁證其不可且直辭以不可也夫便龍過而不狃則使掌乘可足並範牠驅而多獲即貴與乘何所此今即其不獲多獲之間而比而觀之豈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者良非地愧於詩人莫不厭道成為小人乎豈既過成為小人良猶可觀輔於是人乎曰不貴見其有所羞也曰請解決其不能比也觀於王良之已事而知御者與射者其羞於比且然矣謂術之早者未必自高其崖岸則比不比何足論而不知不足論者止未足鑒也良以為暫掌乘矣可羞與美乘尤可羞萬不敢以偏比之公蹈卑污苟賤之行每且猶然也而射御其小馬者也謂業之賤者豈必自動其性情則羞不羞何足計要之不足計者正有足例也宜若可為矣然且曰斷弗為也奈何枉道而從彼乎

藝士終不徇私見之辭來之吉矣夫君子使良學矣乘良當自由
為良工不鮮矣乃計較於駢駢詭過之間而賦詩以遇君子於是
謂良賢者且小人之於君子有時信任之極其君君子之待小人
歸於麌動之不失其正不用其長無以關其口不慎所與無以見
其真罕也恬淡自高不驕初服識者避焉如簡子使王良與嬖童
乘其惟禽之難易不同故稱名之良職亦異今夫美小人也限當
承命之始胡不穀然辭去而低首下心甘與之協和猶逐水曲淫
一日之能忘乎其出庸丐奴隸人下雖然良以為奉大夫命僕也
義無敢能追良壞古法而逢合是工後且將習慣自然矣雖特簡
子曰我使寧與女共重王良半愛嬖美也意以前之難其請者所
以激其才今之重所掌者所以專其任使人前致辭曰良誠良工
一朝而獲十禽一時善採車轂無出厥右前者終日不獲一吾不
之罪自今以往其悉心體美所命而良亦必自鳴得章曰唯唯非
我不貴與莫與大夫有命敢不拜請方且現獲禽為利歟不惜奉
諸臣以省括之長惟速訪為貳工益自忘成法於生平之學用期
无啻乃公也而孰知其翻然物然不可有所不可也哉其辭曰吾為
之範我弛張終日不獲一為之說遇一朝而獲十由前之言吾為
之是由後之言則吾為之非吾豈若是無志者第唯是俯仰隨人
揣摩意旨厚自敗損遵當塗一顧盼云爾故於是肆意睥睨高歌
慷慨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風小雅車攻兩言有云不失
其馳舍天如破都曰大夫使我寧矣奚謂我可也以我思之奚真
小人我不貴也請從此辭蓋其語齎而其志已不可轉矣吁良誠
小人掌東之使固卿大夫命采也良縱不可亦當婉轉託故以復
厥命胡為掉臂去終已不顧耶說者謂來之所重者在輶而今以
詭遇良辰良不良矣君子於是謂良誠天下之良工

良不可。我馳驅。錢選集。劉鳳譜。節不可屈。奉法當自守。兵大後良而可掌。乘之使為利也。惟莫不此馳驅之範所由光輝所為歟。且天下之能守節者皆天下之能守法者也。惟其能守節也。故身名自得。相需者難強相從。亦惟其能守法也。故執度常備自信者何妨。自遂則直臣馬而節貞不變者。曰德馬而法奉如常矣。如君子既以掌乘謂王良者矣。良一藝士也。職司勦駕。執範雖豐常過而役等執鞭。風範何密過哉。吾意良於此。必將曰承大夫命。吾敢不為之勦馳驅之勞哉。而抑知其不可。益良當知遇驅除同事者方以為可就良當遺逢幸獲旁觀者亦以為可從。胡人皆謂其可欲為之馳驅而不得者。良不謂其可使為之馳驅而不就也。則念芳範而難忘。豈事屬華代。宛有不移之氣節。既自服役。既入廟子方謂可達而來。良自寵命。既加肆美。亦謂可招而致。胡彼皆意其可。而使其為之馳驅者。良不以為可。而竟弗為之馳驅也。則想遺範其非遺。覺義難苟就。翻有不敗之操。持則良而不可。君子其能相強哉。獨是不可强者。蓋節之直。而有可白者。前規之奉人。苟素志未墮。往降合可。不覺趨承之恐懼。况身既居平賤。復命復出於臺門。倘非操守素嚴。曷能於委任驟及之餘。而弗甘曲就人。苟初衷無悞。往往持循。謹不禁追述之。雖據況半生度半守半成規。萬日皇或忘乎故。緣可如初心可。自弗覺於擅縱。自如之下。而特切思擴。馳驅之節。良故自述。所為雖然。則良初不敢薄待子莫也。為之執轡而前進退。有方馳逐。本諸素習。為之展轉而往周旋。合處馳舉。祇率專長。則良而反已自隱。始念信堪。共諒耳。故登車而備途以赴。吾行吾事。防範不敢偶。政策篤焉而守轍。重嚴吾手。真執紀。應為其許。是孩童之所為。費趨半範馬。不可必清十範也。方可也。其始可。故薄待子莫。半矣哉。然而良初亦嘗重視半矣。以為之妙。歷之御。齊和恭。而撫躬自問。隱衷殊可共明耳。故執鞭弭以追蹤。吾寧吾視。成範之所為。覽棄範以徇馬。不可必。守範以從馬。乃可也。其始不嘗重視乎。良或則馳驅之絕。誠以半此不可也。後流過。冀其私心。則

簡子曰我

者
此

我使掌興

良不可

卷之三

告為之範我馳驅 舍天如破 金革斬絰 向人森
明復與不復之由而賦詩以見志為人範馳驅者怒訛遂則其馳
失矣不惟與道實固之豈真令夫知破者乎王良之謗周詩有以
哉嘗是先王以成法利天下而古今愛其範馬此固不容一事之
偶選一人之或越也乃自風神互異巧拙並形其得失之殊致有
實而邪正之分遂不明揭其每歲忘古人之咎咎則訛者固先我
而示之則止夫大以懷來命及必謂我也賦我馳之範美也詠來
矣之行於良亦遺音失聲而良輒歸之極不能以舉所從來良
嘗以將軍之加進則與人謀退則與人謀於諸古之攬轡以促
都其必有合也而發夫督車輶輶大從壯從振之處及敗以從人
之微輶不昭夫舞輶轡不吐夫是誠皆古之展轉而往者其謀
戾多也而抽夫毛中道拔夫上殿下程之能終日不獲美滿之吾
為之範馳驅故也一朝而獲十美為之說過故也範則不
獲如值說則獲金如此天下之鳴譽遂舍者顧可壞法亂紀務為
迎合如是折將昔人之和諭而中節者安在乎後時不云乎不失
其馳舍失如故古之時天下渴平一時之人心無固利參便之福
故然愆者旌旗失其號於下至橫輶分離其不取迎時好而棄
成規其馳所以不失耳而當日之負大前驅者何巧而刀也蓋我
馬以赴前金未升人革以從羣龍羽儀謂之黃龍駕而譽
不倚輶之謹益懷大之神萬詩言固隱隱其可會哉古之時執御
彰明一時之車作矣守典奉法之儀故其象則中矩中規其人則
凡文允武至於孔穎獻所亦莫不具焉而呈規模舍失所以如
確耳而當日之既開且訛者自整以服也選車徒以趨中廟式瞻
樓輶車左石以燕天子不涉泥濘發小祀而暨大荒夫之破並不
必馳之夫眞詩言歷思其未達或至其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吾今日仍範我範驅已耳範遲則非所習也

自深遠辭詞旨雅容

告為之範我馳驅 四句 文鵠集 楊祥墀
送不輶與我之由因為之者異也夫與來固宜範馳驅而不可說
遇者而不輶與我之由是真與我之由為之者也想其聞堂東之命而晝
白其不可之意曰天下事誰無之在吾極為足據耳據之在吾則
當引人以就我而不肯屈吾以從人乃有時以引人就吾之高則
為盛善從人之謙且若不勝屈吾從人之謙即無以明引人就吾
之素則亦不得已之所出也異哉大夫之以賤工賤吾也復以良
工良吾也賤吾者惟大夫良吾者亦惟大夫豈不以樂與良之名
皆自大夫主之而非吾主之乎然而吾竊知吾與吾之自命最貴
始進之端幸晨布之有隙而遂從貳機既未先傳人不肯之心而
後日之委蛇將何所底然吾之自命又實有權宜之計當非識之
勿極而遇害激昂終無得以白前日之報而先王之法度亦無由
彰方前之終日不獲一金也吾豈不張兩報之俗吾豈不基三旅
之占何以僅而喜哉非不為長畫之而虛而往者竟未得片羽
之價也無他吾為之範我馳驅也夫吾豈不當範馳驅者哉乃吾
方守廢位之常而彼不能望繼述之巧轉若古人逐水曲奔文備
之良執之適病為病也真吾所不料也及後之終朝積十也吾豈
成指其馳所以不失耳而當日之負大前驅者何巧而刀也蓋我
馬以赴前金未升人革以從羣龍羽儀謂之黃龍駕而譽
不倚輶之謹益懷大之神萬詩言固隱隱其可會哉古之時執御
彰明一時之車作矣守典奉法之儀故其象則中矩中規其人則
凡文允武至於孔穎獻所亦莫不具焉而呈規模舍失所以如
確耳而當日之既開且訛者自整以服也選車徒以趨中廟式瞻
樓輶車左石以燕天子不涉泥濘發小祀而暨大荒夫之破並不
必馳之夫眞詩言歷思其未達或至其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吾今日仍範我範驅已耳範遲則非所習也

告為之範我馳驅 四句 文鵠集 孔昭煦
送不輶與我之由因為之者異也夫與來固宜範馳驅而不可說
遇也乃不輶與我之由是真與我之由為之者也想其聞堂東之命而晝
若曰今以執御從禽之自有法度也當遵法而引人以就我斷不
容廢法而屈己以從人然知道法以徑道形其誠而廢法以誠反
見其誠不知者方以彼之前後而承謂我於法度殆絕於始而後
於終也而豈知我之法度固伸於前而屈於後則今大夫以掌東
上艮吾也賤吾者惟大夫良吾者亦惟大夫豈不以樂與良之名
命吾亦不知吾所以為之者何如耳則誠為大夫備進之水曲突
厥而遇害激昂終無得以白前日之報而先王之法度亦無由
彰方前之終日不獲一金也吾豈不張兩報之俗吾豈不基三旅
之占何以僅而喜哉非不為長畫之而虛而往者竟未得片羽
之價也無他吾為之範我馳驅也夫吾豈不當範馳驅者哉乃吾
方守廢位之常而彼不能望繼述之巧轉若古人逐水曲奔文備
之良執之適病為病也真吾所不料也及後之終朝積十也吾豈
成指其馳所以不失耳而當日之負大前驅者何巧而刀也蓋我
馬以赴前金未升人革以從羣龍羽儀謂之黃龍駕而譽
不倚輶之謹益懷大之神萬詩言固隱隱其可會哉古之時執御
彰明一時之車作矣守典奉法之儀故其象則中矩中規其人則
凡文允武至於孔穎獻所亦莫不具焉而呈規模舍失所以如
確耳而當日之既開且訛者自整以服也選車徒以趨中廟式瞻
樓輶車左石以燕天子不涉泥濘發小祀而暨大荒夫之破並不
必馳之夫眞詩言歷思其未達或至其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吾今日仍範我範驅已耳範遲則非所習也

自正用吾範而誠堪之舉吾之備某已無功過並見之餘情不復
來之命願為大夫解之